



愛的墮落

【日】三島由紀夫著

易 超译

沈阳出版社

75485

爱的堕落

〔日〕三岛由纪夫 著

易 超 译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守勋

装帧设计 倪作廷

责任校对 赵志江

DP79/06

爱的堕落

〔日〕三岛由纪夫 著

易超译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138000

印张 6 3/4 印数 1—10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089-7/I·36 定价: 2.00元

73485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三岛由纪夫的代表性作品。

女主角浅野妙子是个贵族出身的美丽、高雅而又事业成功的潇洒的三十九岁女服装设计师，离婚寡居，便与遭遇相同的信子和龄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经常出入夜总会等风花场所追逐和猎取男人，寻欢作乐。一个偶然的机，在“人妖酒吧”，妙子邂逅了一个因家庭破产而沦为男妓的二十一岁大学生千吉，妙子深深被这个美貌青年所吸引。他们同居了，妙子供养他的生活。深感幸福和快乐的妙子热烈地爱上了这个冷峻、忧郁的美青年。但野心很大，一心向往富华生活的千吉却又爱上了一个巨商的独生女儿聪子。妙子不甘心失去这半生来唯一的爱情，于是和聪子一家及整个社会展开了痛苦的争夺。走投无路的妙子重新来到“人妖酒吧”，意外地获得了能置千吉于死地的证物，然而，当妙子拿着这些证物面对这个浪荡公子时，她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与堕落，同时也为了对千吉的爱，她终于将跪在脚下的千吉逐出家门。

本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冷酷和罪恶。

1

离过婚的女人通常会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而浅野妙子也不例外，她加入了一个和她境遇相同的人所组成的小集团。

拿日本来和西方社会相比较，由于种种的差异，因此夫妻离婚的条件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日本不曾听说因离婚获得抚养费而成为暴发户的女人。但是，妙子集团中的三名成员却过得相当富裕。

妙子开了一家服饰店，川本玲子经营一家餐厅，松井信子则担任服饰与影视方面的评论家。战前，她们三个人均是活跃于上流社会的女性。

她们三位在战争期间，均待守闺中，本来别人对她们的评价就不好，因此对于后来的离婚，自然而然也就认为是意料中的事了。在战争期间，有一部分人贪图眼前的享乐，而其他入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去注意她们，况且战争过后又是一片混乱，于是她们就好象不为人知的罪犯一样逍遥自在。不过总会有少许与她们同流合污的同党，会流传她们三位在年轻时的种种艳事，风闻的人莫不向她们询问。刚开始时，她们还一味的否认，后来遇多了，干脆就睁只眼闭只眼，对旁人的眼光未置可否。

由于她们三人的行为不甚规矩，她们的父母就想尽早

将她们嫁出去，以免麻烦。结果三人婚后都不美满。妙子的丈夫是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还有着令人无法忍受的变态倾向，铃子与信子的先生也相差不远。她们三人无所不谈，绝不互相隐瞒什么，唯独对已离婚的先生只字不提。

在这里要说明一个确定的事实，假定日本没有战败的话，她们三个在表面上都会是贞节娴淑的样子。

作者回想起自己的孩提时代，房间内的灯泡的光线暗淡，若与现代比起来要逊色太多了，这一点富人与穷人都一样，而且由于富人的房子大，所以也愈黑暗。黑暗是避免不了的，而她们对自己表面化的婚姻生活也非常厌烦，但想想当时每个人的家中不都这样吗？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了当地说，打败仗与民主主义是她们离婚的原因，而这段短暂的婚姻生活对她们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令她们一想起来就会毛骨悚然。

2

三个人有时间会找机会见见面，但因彼此的工作都相当忙碌，于是就一个月固定聚会一次。

1月26日她们照例约定晚餐聚会，八点在六本木的一家餐厅见面。

妙子那天六点钟离开店里，她要先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然后再到与她们约定的地方。

这个鸡尾酒会是欧洲一个小国的大使馆举办的，由于大使夫人是妙子店里的顾客。也知道妙子原本是男爵夫人，而平民出身的大使对贵族极有偏好，所以妙子顺理成章就被列入邀请行列之中，成为座上宾。

妙子原来就喜欢打扮，为了参加鸡尾酒会，她很早就在洋服店里开始装扮。

上身穿着灰青色泰国丝绸做的罩衫，外面的套装为法国样式，是用上等毛料裁的，边缘用黑缎滚边，颈上戴着黑珍珠项链，手上戴着灰色的伯蓝长皮手套，上面嵌着钻石戒指，拿着参加宴会的银色小手提包，足蹬黑色皮鞋……还有与马装配合的黑缎木香水、银色貂皮围巾。

妙子的洋服店位于龙七汀，大使馆位于麻布，而八点的约会订在六本木，在这小小的区域里，她可以从容应付。店里的司机先将妙子送到大使馆，然后将店里做好的

衣服送给几位客户，最后再到大使馆来接妙子。

大使馆的规模一般说来有大有小。这个大使馆是没被战火波及烧毁的富人宅第，经过重新装修而成的一栋小模模的大使馆，使馆车道两旁长着几棵大松树，颇为壮观。

以前妙子的亡母常常请外国人到家中开宴会，因为在战时，所以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居多。妙子自少女时代就懂得很多宴会的礼节。周末时，她的母亲必定待在箱根的别墅里足不出户，整日用有花纹的信纸来回积压了一个星期的信件。

十三四岁时的妙子，看到邀请信函的右下角有RSVP，这是法文的缩写，人家告诉妙子这是“盼望您回信”的意思。类似这种毫无用处的知识她知道不少，而应该知道的知识她却很少知道，妙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长大的。

——大使夫妇两人在使馆的大厅门口迎接着客人，大使夫人穿着妙子店里所做的豪华佐贺锦宴会服，妙子知道这点，所以特意穿着黑色系列。

平常总叫她“妙子”的大使夫人，今天晚上在迎接妙子时，一反常态称她为“男爵夫人”，大使虽仍旧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但却很愉悦地迎接妙子。妙子说了一些赞美夫人衣服漂亮的话，夫人非常高兴，也对妙子称赞有加。赞美自己店里做的衣服，而受自己赞美的客人也感到高兴，提起来这真是非常奇妙的生意。

大使夫人对自己臀部太大，腿部太肥时有怨言，妙子做生意的秘诀，是先抓住顾客的弱点与自卑感。愈在外面

活跃交际的女人，就愈注意身体方面的缺憾，这一点日本人与外国人是沒有区别的。

妙子离开大使夫妇，回头环视屋内一群一群的客人时，感到非常惊讶，那些人她几乎全认识。

“幸会之至。”

那些人不断地重复着对妙子说着这句话。在战前，这句话原本是通用于贵族间彼此见面寒暄的专用语，现在却被一些酒廊餐厅中的领班滥用，而变得低俗不堪，令妙子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怎么聚集了这么多老古董啊！”

妙子脸上露着笑容，心里却这样想道。

这些人当中，有研究鸟类的侯爵夫妇，在宫中与天皇极为亲近的夫妇、原本具有皇族身份的夫妇，以猎虎有名的伯爵夫妇，妙子一眼望过去，发现几乎全是这类的夫妇。而她对这些人过去的丑闻都了若指掌，因而觉得非常厌恶。例如，其中一位现在仍风韵犹存的前皇族夫人，她的秘密情人是一位头发几乎掉光的前大使。

来到这间具有古老英国风味的战前建筑的客厅，又看到这些人，妙子有个错觉，以为时光又倒回了。这个宴会如果是由宴会中的客人来举办，那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却是由一个毫不相关的外国人来举办，所邀请的又是一些过去的贵族，此举着实有趣。其实说的放肆一点，这只不过是饭局罢了。

当妙子与他们的目光相接触时，总使她感到相当厌

烦，而他们对妙子开洋裁店且经营得那么成功，心里除了嫉妒外，还搀杂着轻蔑的成分。而能安心地与电影女演员交往，并大多显得卑微的他们，对背叛以前阶级的妙子却存有戒心。因为妙子原本也是贵族，却开起洋裁店，与他们的生活背道而驰，再加上妙子事业上的成功，更令他们产生要先下手为强对她表示轻蔑的心理准备。

妙子现在已完全理解铃子与信子对这些人全无好感的原因了。妙子为了离开这些人，于是就刻意的加入那群外国男人中。

那些外国男人挺着胸膛，装腔作势地围着妙子。

这些人对付女人的手段与礼节并无特殊高明之处，只是一味地花言巧语。在这些人心心里存在着日本女人都很柔弱的固有观点。

再加上这些外国人如拔光了毛的小鸟般半透明的血色及快速老化的肌肤，更令妙子讨厌。外国人的个子高大，体力充沛，鼻子高挺，侧面线条优美，但妙子觉得他们的生命力脆弱，所以妙子从不被外国人所迷惑。

“前些日子，曾到奈良与东京都看佛像、佛画，但都没有看到有性魅力的作品，我们欧洲的野蛮人，自文艺复兴以来，对性的魅力或艺术美已经混淆不清了，所以若没有性的魅力就感觉不到美的存在。但对现代的日本女性，我们却觉得她们非常美丽。”

一个看起来颇为有教养的金发年轻人，说着这种显露出他的无知的恭维话。

“这是以动物的观点来说。”妙子直视着这个金发男人，心里这样想着。“我们日本年轻男人比起你们这些洋人，更具有动物性的美，亦即具有动物的柔软、弹力，以及那种无表情的美。”

在这种寒冷的季节里，如果在户外，这些外国人高挺鼻子的鼻尖都被寒风冻得通红了，怎么都称不上漂亮。还好这间屋内有暖气设备。

宾客大都到齐了，大使夫妇周旋在客人中，戴着白手套的端酒侍者穿梭在宾客间，盘子上放有威士忌苏达、马丁尼、曼哈顿、雪梨酒，穿着和服的女服务员，端着插有牙签的点心水果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研究鸟类的老侯爵向妙子走来。这位七十五岁老头的脸，只能在新派剧或歌舞伎的老配角脸上看到，就犹如明治时代的精细木雕般，在复古竖起衣领的领口上，聚积了满是皱纹的白色皮肉。

“抱歉，请问你是浅野先生的千金吗？”

“是的。”

“那么，这件事你可能知道。我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学院教动物学，那时曾教过浅野先生，也就是你父亲。你父亲很顽皮，我叫他去搬始祖鸟骨的模型，结果他将始祖鸟的头用红带子打了一个结，这件事在学院流传一时。”

有关始祖鸟的事，她已从他口中重复听过三次了，老侯爵每次遇到妙子总以为是第一次见面。

在微暗的客厅里，这些散发着腐朽气味的幽灵们的宴会仍热闹地进行着。有一张平板官僚脸庞的政府人士一边大声高谈，一边大口喝酒，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令人极讨厌。

在这里虽不缺宝石和香水，但现代年轻蓬勃的朝气与活力却一点都见不到，而这点却是妙子最喜欢的。因此，她着实搞不懂主人的大使怎么举办这种“幽灵聚会”。

所以，妙子只好借助生意上的兴趣来打发时间。如此一想，竟使原本世界上最无聊的宴会情景大变，因为妙子看到这里面有许多她的猎物。

她看了一眼刚才与她说了几句话的纤维公司社长夫人身上的衣服，发觉她虽花费了大笔金钱，但格调极低俗。妙子心里想着要如何不伤她的自尊，婉转地给她忠告，并且迅速地抓住她的自卑感，把她招揽成自己店里的顾客。抱着这种心理战术，洋裁店的生意当然兴隆，她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妙子拿了一杯古末酒，面露微笑地向社长夫人走去。在微暗的灯光下，社长夫人连衣服都掩盖不了的满是脂肪的腰部越来越明显。

3

——她们三人到钢琴酒吧坐下来，便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起来。

“今天的宴会进行得怎么样？”

“差劲死了，不过却让我做了一桩生意。”

妙子的语气马上变得轻佻起来。

这时，妙子毫无造作的美也都显示了出来。

“戴着这个真是热死人了。”

她拔掉手上的钻戒，随意的放置在钢琴上。用口衔住手套慢慢拉掉。此时，她已醉态毕露了。

“别这样，妙子，手套会沾到口红的。”

“沾到口红的手套，才更具有妖烧的诱惑力。”妙子将长手套随便拍拍，想要勉强塞进小手提包内，但却塞不进去，只好拿在手上，绕着手指玩。然后把右手手指伸到钢琴上，有如撞球的杆子般直直地把戒指套上去。

妙子的脸灿烂得有如一朵明亮的花，这也是使已三十九岁的她看起来很年轻的原因。而她稍微跟不上女性潮流的地方，是她的锐利眼光以及看起来意志坚定的嘴角所显露出来的气质与威严。

以前的男人对这些并不会感到惧怕，但现代的男子已经习惯和善和比较容易亲近的美，因此有时候妙子就会使

人产生惧怕和畏怯。

这一点就有如她的钻戒。这个三克拉的钻戒是已去世的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在战争征收时，他们进行了隐瞒才未被搜刮，可惜的是它的工艺比较陈旧。妙子知道这一点，所以今天的宴会时故意戴上它，一方面更增添了她的气度与威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钻石工艺看起来古老而更能表示出她的贵族身份。

“怎么样？”

信子看了钢琴手一眼，以眼神示意妙子。

“有一点象亚兰德伦。”

妙子回答。

这个年轻钢琴手，皮肤白皙，他的视线没有定点，就有如水中的水藻一样，眼神飘移不定，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这个人大概对自己的外貌很自信才摆出这么一付冷漠的架势，我店里就不用这种人。”

开餐厅的铃子很肯定地说。

“看那人喜欢吃什么，你就拿什么给他吃。”

音乐终了，信子一边鼓掌一边吩咐侍者。

但是，当侍者把酒端给他后（信子想与他远远地干杯），钢琴手也只是稍微点了一下头，仍旧没有一丝笑容。

“你的肖邦自视清高哦！”

妙子开玩笑地说。

然后她们就到餐桌上，三个人用彼此相通的暗语说了一些很粗俗猥亵的话。

手里拿着与墙上月历差不多大的菜单，她们三人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庄重。这时三人也因为没有男士帮她们点菜，而明显地表现出她们独立自主的姿态。

“不知道有没有吃了不胖的东西？”

三人中身体最先变形的铃子问道。然而信子太瘦弱了，只有妙子仍热衷于做美容体操，所以仍保持着匀称美好的体形。

“你吃生菜沙拉好了。”

“我要吃嫩牛肉。”

妙子看着她们犹豫不决的可怜的样子，毫不在乎地说。

“你们结伴而来，是不是来参加丰岛团的例会？”

餐厅主人出来招呼她们。

“真抱歉。”

不用说，丰岛团是取自年增团（年纪四十岁以上的女人集会），是主人对她们三人聚会的谑称。

餐厅主人名叫贝塚，跟她们三个都有超过二十年的交情了。妙子婚前与他在箱根曾有过一段暧昧关系，而他与铃子又是同行，最近两人交往甚密。

贝塚是名门之后，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做过什么正经事，即使是很有办法的父亲也拿他无可奈何，只好出钱让他做自己有兴趣的事业，因此他才能经营个餐厅，这是他

所喜欢的工作。

今年四十岁的贝塚，战前是游手好闲的人，但他既不风流倜傥，手腕也不甚灵活。他用多少有点跟不上时代的优雅风范来做生意，认为世间是一枝草一点露。他这种罕见的价值观倒有些对他有利的地方，尤其对那些未经世事的年轻女孩的憧憬更有吸引的作用。他是一位连在盛夏都打着领带的人，他声称一生都不穿牛仔裤，而且他也已经过了穿那种服装的年龄了。

他跟三位女性的友情，是真正逸乐自由的，彼此都不隐瞒自己的艳事，而且相互提供情报，从不曾有过严肃的议论，彼此都不忌讳性别……就象战时在战壕里悠闲谈笑的兵士间那种友谊。

“喝波值里牌的葡萄酒好吗？”

“随便啦！……你先坐下来吧！你没来就没话好说了。”

“你们哪，就是缺少男人。”

4

评论事情时，她们是宽容还是苛刻呢？三人当中，信子的行动是最直接了当的，但对自己的事情除外，在她的内心深处还存有小家子气的清教徒式气度。

妙子开放的言谈，往往使铃子目瞪口呆地听着，感叹着，而信子的眉宇之间则常流露出焦躁的神情。

“那个K大学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了？”

铃子向妙子询问，而妙子不太想谈眼前这件麻烦事，于是说：

“那孩子野性不足，现在想来，倒觉得他与信子较合适，他已经和两三个女人发生过关系，但那孩子脑子里还留有“纯洁”的观念，又把性看得太重了，使我觉得越来越没意思。这种好家庭的孩子的想法是不行的。”

“我也是好家庭的孩子，我也常感到非常羞耻。”

“你有过这么多经验，已经没有好家庭、坏家庭的区别了，我是在说年轻人的事，听清楚了，年轻人的事哦！”

“我知道了。”

“刚开始时，好象他征服了我，他还很得意，那是满可爱的行为，我就随他去想，但后来他渐渐地不安起来，不但惧怕自己，也怕我，现在他已缺乏决断力，而我也实在厌倦极了。这种决断力只有是低下阶层的人或是在不好